

夜话子时(23:00—1:00)

剧本杀DM黄帕廷:

剧本方寸间,照见万千人生

■文/图 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希龙 颜艳妮



剧本杀DM充当着重要作用。

8月12日凌晨2点多,子时已过,前一天的暑气仍未消散。

黄帕廷(化名)推开剧本杀店的门,结束一天的工作。身后的空间里,似乎还回荡着刚刚落幕的悲欢离合与生死迷局。作为一名剧本杀DM(主持人),就在半个小时前,他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,引领玩家们沉浸在剧本《窗边的女人》中——那个改编自一宗真实悬案的沉重世界。

5个多小时持续的劳心费神后,黄帕廷的脸上免不了露出疲态,却更清晰地写着一种满足。对他而言,结束一场游戏,远非工作的终点,而是又一次灵魂共振。这也是他作为剧本杀DM核心使命的又一次实践。

这名34岁的男人,人生轨迹有着不同寻常的转折。

黄帕廷和剧本杀的接触,源于一次被堂哥拉去“凑人头”当玩家。玩的剧本非常刺激。那次经历,让他第一次体验到“在剧本里过不一样的人生”,从此“上头”。

“那种灵魂出窍般的震撼,让我久久不能回过神来。”他回忆。这份强烈的震撼与对理解不同生命可能性的渴望,最终将他引向了DM的道路。

走进黄帕廷的“领地”,能感受到专业而熨帖的气场。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导演,更像洞察人心的同行者。游戏前,他细致观察玩家:眼神、肢体、言语。是想推理?宣泄情感?还是单纯放松?他迅速勾勒轮廓,调整预案。

“玩家来这里不是花钱上课,”黄帕廷笃定道,“大家读了那么多年书,够了。DM最好的状态,是作为参与者,和玩家们像朋友一样,共同推进故事。”黄帕廷避免“讲课模式”,守护着剧本杀珍贵的沉浸感与平等交流。

这份“同行感”背后,是惊人的付出。优质剧本的组织者手册,动辄两三百页,作为剧本杀DM必须首先自己吃透。为了让玩家“沉浸式融入”,黄帕廷除了将流程“烂熟于心”,还要与剧本的情感需求、文化底蕴高度共鸣。

“一千个哈姆雷特,一千个故事。”他深知,玩家体验感的好坏,很

大程度上取决于DM能否精准传递剧本灵魂,激发玩家角色生命力。这要求他不仅是组织者,更是深度理解者和情感共鸣体。

和其他DM一样,黄帕廷工作时间反常规:上午9点开始,常忙碌至次日凌晨4点。学习新本、打磨细节、思考呈现,构成他生活的日常。

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,黄帕廷从业多年,玩过、主持过上千部剧本,他亲历了市场变迁,见证了题材的百花齐放。

从早期推理类剧本探寻真相和深意,接着情感类、恐怖类崛起,再到机制类、战旗类流行。然而,他心中剧本杀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——它不仅是娱乐,更是映照现实的镜子,洗涤心灵的殿堂。相较于其他,他钟情于《窗边的女人》这样探讨深刻社会问题的“社会派”剧本。

“爱,是大部分剧本指向的核心。”在黄帕廷看来,无论亲情痛楚、爱情遗憾、友情苦涩,剧本让玩家情绪起伏,体验快感。但黄帕廷强调,优秀剧本初衷绝非沉溺痛苦,而是指向希望与救赎。

“它让你经历黑暗后,更渴望光明,珍惜美好,积极生活。”在扮演他人、经历悲欢中,玩家拓展生命的宽度与深度。

凌晨,店铺归于寂静,黄帕廷收拾线索卡,疲惫难掩,眼神却专注明亮。他坦言行业困境:经济压力、身体透支、年龄断层,导致DM“青黄不接”。他忧虑地察觉到趋势:DM角色正从“文化传播者”滑向“故事讲述者”。

而他始终认为,“DM的文化水平,直接决定了演绎的上限与下限。”这正是他入行的初衷——传播文化,让玩家触摸故事背后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。

路灯昏黄,拉长黄帕廷归家的身影。他坚信,只要有人在故事中寻找真实、体验他者、感受救赎,这盏由理解与共情点亮的灯,就会在剧本的方寸间,映照大千世界,一直亮下去。

“驾”入丑时(1:00—3:00)

代驾女司机肖桂香:

“把别人送到家,自己慢慢找到路”

■文/图 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 金明达 实习生 张珂淇

时值丑时。8月5日凌晨1点30分,蒸湘区一家烧烤店门口,肖桂香的手机终于响起提示音。

与车主会面,简单核对信息后,她熟练地把电动自行车折叠起来,塞进汽车后备箱,再干净利落地套上座垫。车钥匙转动时,客户醉醺醺地嘟囔:“女司机技术行么?”她笑着系好安全带:“您放心,我跑这行九年了。”

后视镜里,烧烤店的霓虹灯渐行渐远。

2019年前后那会,肖桂香一天能跑十多单。现在平台多了,代驾司机也多了,但接单越来越少,竞争越来越激烈。“现在一晚上能接三四单就不错了。”她腾出一只手调整内后视镜,笑容有些苦涩。

此前,在记者跟踪采访的时间里,能明显感受到肖桂香内心的焦虑。

初见是8月4日晚11点。霓虹灯渐次熄灭,49岁的肖桂香踩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车流中。反光条马甲在夜色中格外醒目,手机支架上的接单软件静静等待提示音响起。“这个点开始,就得支棱起耳朵准备抢单了。”她手腕一拧,电动车灵活地拐进小巷。

时针划过12点,肖桂香徘徊在夜市和酒吧街,表情显得不安。电动车后座的反光板随着颠簸晃动,像一片在黑暗中乱撞的萤火。“现在订单少了。”她擦了擦额头的汗,头盔下露出几缕白发。

2016年,肖桂香从出租车司机转行代驾。那会,同事告诉她,衡阳女代驾最多时有几十人,如今只剩“硕果仅存的几个”。

车平稳前行,后视镜里,客户的手机屏幕亮起,是家人发来的消息。

“我女儿也结婚了,儿子马上大学毕业。”肖桂香的话题突然转到家庭,“我们两口子现在就想多赚点,给老人养老,自己存点老本。”她顿了顿,“就是亏欠了孩子,他们读书时的家长会,我从来

没参加过。”

凌晨2点,蒸水河边的路灯在车窗上投下细长的光斑。肖桂香说起2019年冬天,将顾客送到祁东县某乡镇,在返程时突然被村里的狗追了二里多地。“当时吓得边骑边喊,幸好电动自行车还有电,不然可就惨了。”她突然笑出声,“现在想想,那狗可能是把我当小偷了。”

肖桂香一边继续开车一边回忆说:这行有委屈,也有暖心事。“有次代驾结束,已凌晨三点,从衡南县往回赶,天气冷得手指都僵了。半路上一辆轿车突然停下,司机摇下车窗说‘妹子,我捎你一段’。”

她至今记得那个不愿留名的司机,“到了市区我要给他钱,他手一挥拒绝了:‘都不容易’。”

车停在小区门口,车主下车时突然问:“大姐,您觉得这行最难的是什么?”肖桂香摘下头盔,夜风吹乱了她花白的鬓角:“冬天等单冷得发抖,夏天蚊子能咬一身包。但最难的是……”她指了指心口,“是遇到不理解的客人,有一次被骂‘女人会开什么车,出事了怎么办’,当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”

凌晨2点30分,肖桂香把电动自行车停在路灯下,点开接单软件按下“收工”键。从晚上9点半到现在,工作的5个小时里,她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目睹过醉汉抱着路灯杆哭喊“老婆别走”,也见过情侣在车后座头靠头熟睡。

热浪掠过河面时,她突然想起2016年第一次接单的情景——车主是个年轻女孩,下车时说:“大姐,您开车比男司机稳多了。”

每当城市沉入梦乡,这些反光条马甲仍在流动,像暗夜里的星火,温暖着每个需要归途的灵魂。“干这行就像在黑夜里摆渡。”肖桂香揉着被蚊子叮咬的小腿,电动自行车的灯光在地面拉出长长的影子,“把别人送到家,自己也慢慢找到路”。

她抬头望向东方,晨光已经染白天际线,新的一天即将开始。



代驾女司机肖桂香。